

《倭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的字音对比研究 ——以“人部”为中心¹⁾——

王 安琪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honology between *Wagyokuhen* (倭玉篇) and *Daguang yihui Yupian* (大广益会玉篇) ——centered on the part of “Ren (人)”

Anqi WANG

要旨

『玉篇』は中国南朝梁の大同9年(543)に黄門侍郎兼太学博士の顧野王が編纂した楷書体の字書で、中国辞書史上に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たに留まらず、日本社会にも広く流通し、日本の辞書編纂に深遠な影響を与えた。『倭玉篇』は『玉篇』の「日本化」の成果であり、一般的には『倭玉篇』即ち「和訳した『玉篇』」と考えられるほど両書は密接な関係にある。

本論文は「人部」を例に両書の字音を考察した。両書の比較から字音に顕著な対応関係が確認され、『倭玉篇』が『玉篇』の字音を継承する際に、原音により近い日本語の字音を選択していた傾向が見られた。また『倭玉篇』の親字の左右に音注がある場合、それは『玉篇』の多音字とそれぞれ対応す

¹⁾ 本論文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谨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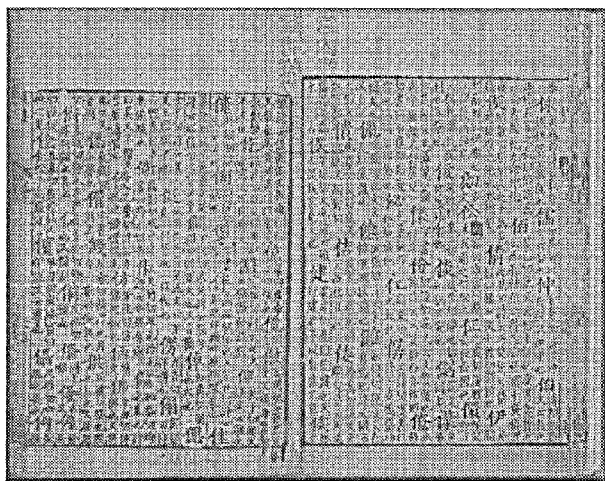
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さらに両書の釈義については、『倭玉篇』の一部の釈義は語義項目が『玉篇』よりも圧倒的に多いが、『玉篇』の釈義と一致しない例もあり、これらの釈義の由来を解明するには更なる考察が必要である。

关键词：《倭玉篇》 《大广益会玉篇》 人部 字音 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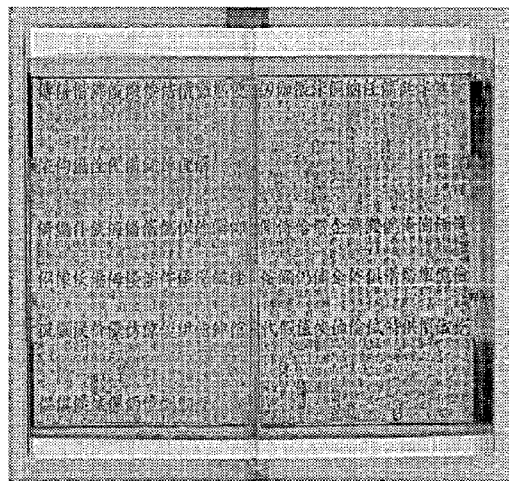
0 绪论

0.1 《玉篇》与《倭玉篇》

《玉篇》是中国南朝梁大同九年（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编撰的一部楷体字书。之后的唐代上元元年（760）孙强在其基础上增字减注，是为孙强本。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勅重新编修，即《大广益会玉篇》²⁾。该书成书之后，便成为《玉篇》最主要的版本，在宋、元、明、清等朝都有过刊刻和改编。宋版《玉篇》的编排方式采用“接排式”。元版《玉篇》采用“分段式”。明版亦多用这种编排方式。



宋版《玉篇》（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元版《玉篇》（圆沙书院延祐本）

²⁾《大广益会玉篇》，下文简称《玉篇》。

《玉篇》在中国字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日本的辞书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玉篇》作为日本人辞书编纂的材料，如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等的编写也受到了《玉篇》的影响³⁾。另一方面，《玉篇》部首分类式的编排体例也对日本的辞书编纂影响巨大，甚至成为“部首分类式和汉辞书”的代名词。在朝鲜亦存在这种情况⁴⁾。

日本人在使用《玉篇》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其按照实际需要进行改编，即将《玉篇》“日本化”。《倭玉篇》便是《玉篇》“日本化”的产物，大致成书于室町初期。从室町时期到庆长年间，使用“《玉篇》《和玉篇》《倭玉篇》”等类似名称的部首分类和汉辞书大量涌现，与《下学集》、《节用集》并称为“日本中世的三大辞书”。之后，《和玉篇》与《玉篇》的附训本并行流传，大概附训本为学者使用，而其他的《和玉篇》类则作为通俗辞书使用⁵⁾。

《倭玉篇》的成书与《玉篇》关系密切，一般认为《倭玉篇》即“和译的《玉篇》”。现存最早的《倭玉篇》写本——延德三年本的书名即“大广益会玉篇”，可见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两书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窥探当时日本人的辞书编纂理念和汉字使用意识，亦可拓宽《玉篇》传播史和接受史的研究。

两书均有众多版本传世，本文选用庆长十五年版初刊本《倭玉篇》和元代圆沙书院延祐本《玉篇》。《倭玉篇》一书目前传世的写本和刊本共有40余种，其中，庆长整版⁶⁾属于比较早的刊本，收字量较多，在庆长年间进行了两次覆刻，且元和、宽永年间出现了此版本的数种翻刻本和增补本，之后大量出现的名为“和玉篇”“和玉”的辞书，亦属于此系统⁷⁾。可见，庆长整版《倭玉篇》在日本辞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据冈田希雄先生的研究，其中庆长十五年版初刊本无论是在印刷质量还是内容方面都优于其他两个覆刻本。因此我们选用庆长十五年版初刊本作为《倭玉篇》的代表。宋版《玉篇》的编排形式为接排式，元版为分段式。据冈井慎吾先生考察，宋版《玉篇》在日本的影响力

³⁾ 岡田希雄（1934）『慶長版倭玉篇版種攷』、『立命館文學』第1期，第15頁。

⁴⁾ 岡田希雄（1934）『慶長版倭玉篇版種攷』、『立命館文學』第1期，第20頁。

⁵⁾ 岡田希雄（1934）『慶長版倭玉篇版種攷』、『立命館文學』第1期，第19頁。

⁶⁾ 包括庆长十五年版和庆长十八年版及其覆刻版。

⁷⁾ 岡田希雄（1934）『慶長版倭玉篇版種攷』、『立命館文學』第1期，第22頁。

有限。而现存的《倭玉篇》，不论是写本还是刊本基本都为分段式，与元版更为接近。圆沙书院延祐本《玉篇》在现存元版《玉篇》中刊行时间最早，保存较完整，属于善本。因此，我们选择此版本的《玉篇》作为工作本和对照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人部”为例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两书在字音方面的关系。

0.2 先行研究

学界关于《倭玉篇》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倭玉篇》的版本以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而针对其汉字读音的研究成果极少，目前只看到韩国学者李承英的『倭玉篇の右音注と左音注について——聚分韻略の右音注との比較において』和『倭玉篇における漢字音の系統——文明本節用集との比較』。二者将庆长十五年版《倭玉篇》上卷一部～爪部中的单字条收复数音的字条与《聚分韵略》和文明本《节用集》进行了比较，发现其与两书音注重合的情况很高，而两书主要收录的是当时为了阅读汉籍而使用的汉音⁸⁾，并指出了《倭玉篇》右音注中汉音比较集中，左音注中吴音比较集中。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倭玉篇》的字音体系而言的，而将《倭玉篇》与《玉篇》所收字的字音进行对比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未见到。

1. 《倭玉篇》“人部”情况介绍

《倭玉篇》“人部”共有456个字头，《玉篇》“人部”收录的有427个，其中重出字头56个⁹⁾。《倭玉篇》与《玉篇》的同收字包括人、僮、俑等371个¹⁰⁾。《玉篇》“人部”的未收字头有29个，其中9字收录于《玉篇》的其他部

⁸⁾ 李承英(2008)『倭玉篇の右音注と左音注について——聚分韻略の右音注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日本語文学》第35辑，第302页；李承英(2008)『倭玉篇における漢字音の系統——文明本節用集との比較』，《日語教育》第44辑，第15页。

⁹⁾ 《倭玉篇》的重出字头中绝大多数是重出了一个，有3组重出了两个：俗(863、1030、1049)，僮(774、925、1026)，倅(931、989、1042)。本文中，《倭玉篇》字头后面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该字条在整部《倭玉篇》中的编号，“人部”的第一个字头“人”的编号是653，最后一个字头“倆”的编号是1108。

¹⁰⁾ 此为去重后的情况，去重后两书“人部”的同收字共371个。

仿、僞、僂、備、侏、伐等7字属于语音类隔现象，由于该时期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变基本完成，所以类隔现象应该是较早语音的遗留，比如撰写时沿用旧音等。由于类隔是反切用字现象，我们暂时将其归入可对应的字例中。

《倭玉篇》单音字中字条重出、能与《玉篇》对应的共22组：僦（837、891），僦（900、1052），促（1032、1070），僦（879、1078），份（880、915），僦（997、1066），仵（836、885），僦（867、895），僦（916、1039），僦（796、853），仕（792、912），僦（887、1091），仵（829、1025），僦（834、889），儀（661、1104），佑（835、1021），侑（1022、1084），侑（706、754），佐（819、1010），微（877、1044），佖（905、926¹¹⁾，僦（924、1034），倬（920、1033）。

其中，前20组两个字条所收的释义基本吻合，与《玉篇》的释义亦基本能够对应。最后两组字条之间释义有所不同。

僦，第924条释义为「カカユル（抱ゆる¹²⁾）」，第1034条释义为「セワセワシ（忙忙し）。~促，拘之兒」。两条的释义部分完全不同。《玉篇》释义为“僦 促拘之兒”，《倭玉篇》第924条的「カカユル（抱ゆる）」有蜷缩之义，似与《玉篇》释义有关，第1034条的汉训可对应，和训部分无关，来源不明。

倬，第920条释义为「アキラカナリ（明らかなり）」，第1033条释义为「ヲホシ（多し）；ヨシ（良し）；ウゴク（動く）；アツシ（厚）」。两条的释义部分完全不同。《玉篇》释义为“明也，大也”，《倭玉篇》第920条可对应“明也”，1033条可对应“大也”。

¹¹⁾ 佖，第905条注音为「ガウ」，第926条为「ガフ」，在《倭玉篇》中「ウ」「フ」两个假名混用的情况亦不少见，此例可能与当时的假名使用情况有关，而非语音本身的不同。

¹²⁾ 括号中为该义项的日语汉字书写形式，为笔者所加。

2.1.2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单音字的读音不能对应的情况¹³⁾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注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尙	721	シヤウ	モシ(若し); タマタマ(偶々)	他朗切	尙然。出《莊子》。	透蕩開一
仍	730	ゼウ	ヨツテ; マタ(又); シキリ(頼り); ナヲ(尚); ハル; クダク(碎く)	如陵切	就也。	日蒸開三
偷	735	チウ	ヌスム(盗む); タノシム(愉しむ); ヒソカニ(密かに); イヤシ(卑し); マヌカウ	吐侯切	盗也。苟且也。	透侯開一
侔	738	ホウ	ヒトシ(齊)	莫侯切	齊等也。	明侯開一
侮	759	ブ	アナドル(侮る)	亡甫切	慢也。	微虞合三
吏	886	テウ	イソガシ(忙し); サハグ(騒ぐ); ミダリ。闕ト同	女孝切	与闕同。	娘効開二
佬	892	テウ	ヲヲイナリ(多いなり)	力彫切	侖佬也, 大兒。	來蕭開四
佰	939	ハク	モモチ(百千); ミチ(道); ヨコナハテ	莫白切	相于佰也。	明陌開二
僕	944	ケウ	スナヲ(素直)	(與攝切 ¹⁴⁾)	《字書》僕字。	以怙開四
倭	982	セウ	ニブシ(鈍し)	余證切	鈍也。	以證開三
坐	1043	コ	ヤスシ(安し)	子過切	安也。	精過合一

以上11条是语音不能对应字例, 占同收字的3%。有些是声母无法对应的, 如尙、仍、偷、侔、佰、僕、倭、坐等; 有些是声韵皆不能对应的, 如吏、佬等。这类字的出现, 可能跟《倭玉篇》的收字来源有关, 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¹³⁾ 下表中, “字头”指两书中的字头, “编号”指该字条在整部《倭玉篇》中的序号, “注音”指《倭玉篇》中的注音(若无特殊说明, 均为右音。若该条有左音, 则在表头标明“右音”“左音”), “释语”为《倭玉篇》的释义部分; “反切”“释义”“音韵地位”为《玉篇》读音、释义和该读音在中国中古时期的音韵地位。下文中的表格亦同此例。

¹⁴⁾ 《玉篇》中此字未注音, 此为异体字“僕”的反切。

2.1.3 疑误字例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注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佻	703	テワ	イヤシ (卑し); ヲロカ (愚か); カロシ (軽し)	敕聊切	偷也。《詩》: 視民不佻。	徹蕭開四
偃	758	ク	カガマル (屈まる)	郁禹切	僂也。《左傳》曰: 再命而偃。	影虞合三
俠	945	ケウ	ワキ (脇); マウ (舞う); マジヘタリ (交えたり); タウトシ	胡頰切	任俠。以權力俠輔人也。	匣估開四
僖	1063	コウ	オホセ (仰せ)	余招切	役也。	以宵開三

疑误字有佻、偃、俠、僖等4字, 占同收字的1.1%。佻作“テワ”, “ワ”应是“ウ”的形近致误; “偃”作“ク”, 当是受声旁“區”的影响而致误; “俠”作“ケウ”, “ウ”与“頰”无法对应, 疑是“ワ”之误; “僖”作“コウ”, “コ”应是“ヨ”之误。

2.2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单音字的对应情况

2.2.1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单音字的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倭玉篇》多音字中, 单个字条收左右两音、与《玉篇》单音字对应的有21条: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右音	左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恤	807	キ	イキ	シヅカ (静)	許或切 ¹⁵⁾	《詩》云: 閼宮有恤。恤, 清淨也。或作閼。	曉職合三
優	736	ユウ	ウ	マス (益す); ヤスシ (泰); ユタカナリ (豊かなり); マサル (勝る)	郁牛切	倡也。俳也。	影尤開三
佳	677	ケイ	カイ; カ	ヨシ; ヲホシ (多し)。善也。	革崖切	善也。	見佳開二
估	762	コ	カウ	ウル (売る); アタリ (当り); タカシ (貴); アキナウ (商う)	居午切	估價也。	見姥合一

¹⁵⁾ 泽存堂本《玉篇》“或”作“域”, 开口一三等字混切

仰	779	キヤウ	ガウ	タノム(頼む);ヲラセ(仰せ);アヲグ(仰ぐ);タスク(佐)	魚掌切	向上也。	疑養開三
咎	787	ク	キウ	トガ(咎);トガメ(咎め);ワザハイ(災い)	其久切	災也。	群有開三
伧	1040	コツ	キツ	イサム(勇);カシモタク;フソヒレタリ	語訖切	勇壯兒。《書》:伧伧勇夫。	疑迄開三
伽	709	カ	キヤ	ノリ;カシコシ(貸しこし);トギ(伽);シノウ(撓う)。僧~	求迦切	加藍也。又《後漢書》云:伽倍国在莎車西。	群麻開二
尙	951	コウ	ク	モトム(求む);イソグ(急ぐ);トシ(敏)	公豆切	《楚辭》:直尙愁以自苦。亦作尙。	見侯開一
作	1011	サ	サク	ナス(成す);サツク;ツクル(作);ヲサム(修);タツ(立つ);ヲコル(起こる);ハグレ失ヲ	子各切	起也。造也。	精鐸開一
倭	1097	レウ	シウ	ナガシ(長し)	力僧切	長也。	來登開一
佞	722	チヤウ	シヤウ	タハブレタリ(戯れたり)。失志兒	敕良切	失道兒。又狂也。	徹陽開三
人	653	ニン	ジン	ヒト(人);サ子;タミ(民)	而真切	《書》云:惟人萬物之靈。孔曰:天地所生,惟人所貴。	日真開三
挺	786	テイ	チヤウ	ナガシ(長し);サカシ(賢し);ウヤマウ(敬う);ウルハシ(麗し)	他頂切	正直兒。《說文》:長兒。一曰箸地。一曰代也。	透迥開四
俚	927	ジ	ニ	トシ(年);そゆる	如志切	貳也,飲也。	日志開三
仁	684	ジン	ニン	ヒト(人);キミ(君);サ子(実);タツトシ(達人氏);ヒトリ(一人);アハレム(哀れむ);ソダツ(育つ);イツクシニ(美しに)	而真切	鄭玄曰:愛人以及物也。《說文》:仁,親也。古文作忝。	日真開三
偪	942	ヒヨク	ヘキシ	セムル(逼む);カシ(貸し);セマル(迫る);ヤブル(破る);チカツク(近づく)	鄙力切	迫也。與逼同。	幫職開三
偏	765	ルイ	ライ	テクグツ(手傀儡);テヅシ	力回切	相敗也。	來灰合一
偻	734	ロウ	ル	クグセ(屈背/偻背);タタケ;カガマル(屈まる(下蹲,弯腰))	力矩切	偻也。	來麌合三
俛	715	クワウ	ワウ	イトマ(暇/遑)	胡光切	暇也。	匣唐合一

依	666	イ	エ	ヨル (依る); カヌ (兼ね); タノム (頼む); タスク (佐)。於祈切 倚也。	助也。倚也。	影微開三
---	-----	---	---	---	--------	------

这 21 条中,《倭玉篇》的两个读音之所以都能够与《玉篇》的一个读音相对应,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倭玉篇》所收读音有吴音和汉音的区别,一个是日汉对音条件相对较宽。比如“依”,一个作“イ”,一个作“エ”,“エ”是较古的汉语读音,在现代一些方言中仍有保存,而“イ”则是较新的音。《玉篇》的“於祈切”对应的是“イ”,从宽泛的角度来看,也能对应“エ”。

《倭玉篇》多音字中,字条重出、能够与《玉篇》对应的有 4 组:

俶,第 923 条注音为「シク」,释义为「アツシ (厚); ハジメ (始め)」; 第 1029 条,《倭玉篇》右音为「シク」,左音为「シユク」,释义为「ハジメ (始め); ヨシ (良し); ウゴク (動く); アツシ (厚)」。《玉篇》“俶,尺竹切,厚也,始也。《書》:今終有俶”,音韵地位为“昌屋合三”,《倭玉篇》所收的两个读音均与之相合。

像,第 778 条注音为「ザウ」,释义为「ヲモヒヤル (思ひやる); カタチ (形); カタトル (模る); ニタリ (似たり)」; 第 1076 条右音为「ザウ」,左音为「シヤウ」,释义为「オモカゲ (面影); カタドル (模る); カタチ (形)」。《玉篇》“像,似兩切¹⁶⁾。《說文》云:象也”,音韵地位为“邪養開三”,《倭玉篇》所收的两个读音均与之相合。

儘,第 788 条注音为「タン」,第 884 条为「テン」。《玉篇》“儘,丈減切,齊整兒。「タン」与「テン」为韵腹开口度大小的区别,声母则为舌音类隔关系。两音均可与《玉篇》对应。

侷,第 832 条注音为「クワ」,第 882 条为「ワ」。《玉篇》注音“和卧切”,音韵地位“匣過合一”。在日汉对音中有使用か行假名对应匣母字的情况,两音皆可与《玉篇》对应,「クワ」是更接近于古音的读音,「ワ」则是匣母声母脱落后的、更接近于近现代音的读音。

另外有 3 组重出字所收的读音之间有清浊混用的情况。

¹⁶⁾元本作“以兩切”,“以”字误,依泽存堂本《玉篇》校。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注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儗	831	シウ	カル(借る)	子祐切	賃也。	精宥開三
	1024	ジウ	カル(借る)。賃也。			
儂	872	ホウ	マヨウ(迷う)	莫登切	迷昏兒。	明登開一
	897	ボウ	マヨウ(迷う);クラシ(暮らし)			
儗	841	キヨウ	ホコル(誇る);カタクナシ(頑なし)	許驕切	傲也。	曉宵開重三
	899	ギヨウ	ヲゴル(傲る);カタクナシ(頑なし)			

如上文所述,《倭玉篇》处于中古音与近古音交替的时代,浊音清化正在发生,《倭玉篇》的这几个字例说明编纂者对清浊是采取两可的态度的。

2.2.2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单音字的部分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儗,右音「シ」,左音「サイ」,释义「シタウ(慕う);シノブ(儗ぶ)」,《玉篇》“七才切,《詩》:其人美且儗。才”,音韵地位“清哈開一”,左音「サイ」与《玉篇》对应。《广韵·之韵》“儗,《論語》曰:朋友切切儗儗,息兹切”,又《广韵·哈韵》“儗,多才能也,倉才切”,可见《玉篇》只收了《广韵·哈韵》的音义,而《倭玉篇》收了《广韵》的两个读音,却只收了之韵的意义。《倭玉篇》收了《玉篇》未收的音义,说明了其收字来源的多样性。

另外还有9组重出字属于这种情况。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右音	左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倅	989	サイ		タスク(佐);ソユル。副也	倉慣切	副也	
	931	ソツ		百人為~			
	1042	ソツ		百人為~			
儗	774	サン		ヒソカ(密か);ヒトコロウ(儗ふ)	子管切	最也	精緩合一
	1026	セン		イツワル(偽る);タガウ(違う);ナゾラウ(準ふ)			
	925	サン	サイ	ナズラウ(準う);モットモ(持つ共);ヲゴル(奢る);アハセテ(合わせて);ヒトシ(等し);アヤマチ(過ち);シバク			
儗	804	ギ		イツワリ(偽り)	魚貴切	詐也。	疑未合三
	833	イ		ヤスカラズ(廉からず)			

倂	902	ソウ		ヲソル (恐る)			
	913	シヨウ		ヲソル (恐る); ウガガウ (伺う)	取容切	征倂, 懼也。	章鍾合三
倂	859	ス		モヨヲス (催す)	子句切	促也。	精遇合三
	893	シ		モヨヲス (催す); ウチガス; イソグ (急ぐ)			
儻	846	シヨウ		モロモロ (諸々); ヲヲシ (多し)	而勇切	衆也。	日腫合三
	881	シウ		ヲヲシ (多し); モロモロ (諸々)			
伏	1028	フク		フス (伏す); カクス (隠す); カクル (隠る); ウツブク (俯く); タル (垂); ヤワル; ツハモノ (兵); タタル (崇る); サグル (探る); シタガウ (従う)	扶腹切	匿也。《易》: 坎爲隱伏	奉屋合三
	1069	ワク	フ	カクス (隠す)			
儻	862	リツ		アラウ (新生); アカハダカ (赤裸)	力質切	廟主。本作栗。	來質開三
	1035	ソツ		アラウ (新生); アカハダカ (赤裸)			
俗	863	ケ; キ		ウム; ヤブル (破る); ヲトコ (男); トラフ (捕らふ); アルジ (主); ナラビ (並び)			
	1030	ゾク	シヨク	ヒト (人); タミ (民); ナライ (習い); ヲトコ (男)	似足切	習安也。風俗也	邪燭合三
	1049	シヨク	ゾク	ナラブ (習う)			

倂，《玉篇》音义与《倭玉篇》第 989 条对应。《广韵·灰韵》“倂，副也，七内切”，又《广韵·没韵》“倂，百人爲倂。《周禮》作卒。臧没切”。可见，《玉篇》只收了“倂”的一个读音，而《倭玉篇》第 931 条和 1042 条收录的是另一个读音，即《广韵》“臧没切”。此条中，《倭玉篇》收了《玉篇》未收的音义，说明其收字来源多样，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儻，「サン」和「セン」皆可对应《玉篇》的“子管切”，二者为开口度大小的差异，在日汉对音中是比较常见的，既可能是日汉对音时由于两种语言在语音上的差别所致，亦有可能是汉语方言本身的差异。第 925 条的左音「サイ」与《玉篇》反切不合，可能是日汉对音时韵尾脱落，亦有可能误注成了《玉篇》训释中的“最”字的读音。“儻”字在两书释义差别较大，《倭玉篇》中所列的义项远多于《玉篇》，且差别较大，这些释义的来源值得探究。

儻，《玉篇》注音与「ギ」对应，注音「イ」或属于疑母字声母脱落的情况。

公，「シヨウ」比「ソウ」多了 [i]，《玉篇》为三等音，当与「シヨウ」对应。

倂，「ス」与「シ」主元音的开合不同。《玉篇》为合口韵，与「ス」对应。

僦，「シヨウ」的主元音比「シウ」多了一个 [o]。《玉篇》“而勇切”，当与「シヨウ」对应。

伏，第1069条「ワク」当是「フク」之误。《玉篇》中“伏”是入声字，收 [-k] 韵尾，「フク」中的「ク」可认为是入声标记，与之对应。「フ」则可认为是入声韵尾脱落后的读音，与近现代汉语读音一致，或为当时的时音。

僦，《玉篇》与「リツ」对应。「ソツ」或为「リツ」之误，亦或是误把“僦”看成了“僦”。

俗，《玉篇》注音与「ゾク」「シヨク」对应，「ゾク」是吴音，「シヨク」是汉音。第863条的注音「ケ；キ」无法对应，来源不明，推测可能是误注了“俗”的声符“谷”字的读音。

2.2.3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单音字的部分读音不能对应的情况

偵，《倭玉篇》右音「テイ」，左音「タ；ウ」；《玉篇》“恥慶切”。「テイ」与《玉篇》声母为类隔，与《玉篇》韵母亦可对应；「タ」「ウ」则声韵皆不对应，疑有误。

3 《倭玉篇》“人部”所收字与《玉篇》多音字的对应情况

3.1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对应情况

3.1.1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玉篇》与《倭玉篇》“人部”同收的字中多音字有68个，其中有21个读音非常接近，且不区别意义，《倭玉篇》中虽然仅收一个读音，但与二音均可对应。

21字中，18字只是声调不同，而日语没有与汉语四声相对应的声调，对应《玉篇》的两个读音皆可：供、倪、偃、倂、佃、傳、便、佼、儼、倡、併、儻、伴、侃、使¹⁷⁾、儻、儻、儻。

¹⁷⁾“使”在《倭玉篇》中为重出字头。

另有3例《玉篇》两音读音相近,《倭玉篇》的一个读音与二者皆可对应。

侈,《玉篇》“昌是、式是二切。泰也”。其中,“昌是”切的音韵地位是“昌纸开三”,“式是”切是“书纸开三”,前者是昌母,后者是书母。《倭玉篇》“侈”字的读音是「シ」,与两个声母皆可对应。

伉,《玉篇》“六翼切。勤也。又音勒”。其中,“六翼切”的音韵地位是“来职开三”,“勒”是“来德开一”,二音声母相同,韵母同为曾摄,前者三等,后者一等,区别是细音[i]的有无,读音相近。《倭玉篇》“伉”字读音「ロク」,与二者皆可对应。

倂,《玉篇》“皮笔切、频必二切。威儀也”。其中,“皮笔切”的音韵地位是“並质开重三”,“频必”切是“並质开重四”,读音相近。《倭玉篇》“倂”字读音「ヒツ」,与二者皆可对应。

3.1.2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部分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多音字中的一个读音能够对应的共35条,占同收字的9.5%,其中有6组重出字。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序号	注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伺	656	トウ	ヲサナシ(幼し);ヲロカ(愚か)	吐公	《語》曰:伺而不愿。謂未成器之人。	透東合一
				敕動二切		
備			ヤトワル(雇われ);ナラシ(直し);モノウシ(物憂し);アキナウ(商う);ツクノウ;アタヒ(値)	恥恭切	均也,直也。《詩》:昊天不備。	徹鍾合三
	658	ヨウ		又音庸	賃也。	以鍾合三
何				胡可切	克負。	匣哿開一
	713	ガ	イツクンゾ(焉んぞ);ヲカ;イツレ(何れ);ナンゾ(何ぞ);イカニ(如何に);イカン(如何);イツク(何処);ナニ(何)	乎哥切	辭也。	匣歌開一
儔	731	チウ	ウルヲウ(潤う);トモカラ(友から);トモナウ(伴う);トモ(友);ナラビ(並び);ハカル(測る)	直流切	侶也。	澄尤開三
				大到切	蔽也。	定号開一

叱	744	ヒ	ハナル(離る);ワカル(分かる); ワヅカ(僅か)。別也。	方 ¹⁸⁾ 止切	別也。	敷止開三
				又防脂切		奉脂開三
假	777	カ	カリニ(仮に);ヨル(由る);カル (借る);イトマ(暇);タトヒ(仮 令);カッテ(借って);イタル(至)	居馬切	借也。又非真也。	見馬開二
				又音格	至也	見陌開二
儻	783	タウ	ホガラカ(朗らか);タマタマ (偶々);ワヅカ(僅か);モシ(若 し);タグイ(類)	他朗切	惆儻不羈。	透蕩開一
				又他浪切	倖也。	透宕開一
俟	793	シ	マツ(待つ)。待也。	牀史切	《詩》:儻儻俟俟。 獸趨行兒。又候也。	崇止開三
	919	シ	ウカガウ(伺う)			
				又音祈	虜複姓,万俟氏。	群微開三
俸				補孔切	小兒。	幫董開一
	798	ホウ	ソナフ(供ふ);タマモノ(賜物)	房用切	俸禄。	奉用合三
住	810	ヂウ ¹⁹⁾	スム(住む);マツ(待つ);トドマ ル(止まる);タマウ(賜う)	雉具	立也。	澄遇合三
				微具二切		知遇合三
僚				敕厲	侘僚,失志兒。《楚 辭》云:侘鬱邑余 侘僚兮。	徹祭開三
	813	サイ	イサギヨシ(潔し)	子例二切		
1098	サイ	ワヅラヒ(煩ひ);ワブ(詫ぶ);ホ ロブ(亡ぶ)				
係				何計切	繼也。	匣霽開四
	816	ケイ	ツナグ(繋ぐ);カカル(係る);カ ケル(書くる);ツク(付く)	又音計		見霽開四
	1068	ケイ	ツク(付く)			
俤	845	クワ	ヲゴル(奢る)	苦瓜切	奢也。	溪麻合二
				又安賀切	痛呼。	影箇開一

棚				匹肯切	不也。	滂等開一
	852	ホウ	タスク(輔)	又步崩切	輔也。	滂登開一
946	ホウ	タスク(輔)				
儵 ²⁰⁾			タタル(崇る);ヤマヒ(病)	(力罪切)	(垂兒。)	來賄合一
	878	ルイ		(力追切)	(病也。)	來脂合三

¹⁸⁾ 澤存堂本《玉篇》“方”作“芳”。

¹⁹⁾ 此条对应依据《广韵》的音义对应关系判定。

王 安琪「《倭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的字音对比研究」

僂	883	シン		息移切	僂祁, 地名。亦作虺。	心支開三
				又池爾切		澄紙開三
			タガウ (違う)	直離切	僂僂, 參差也。	澄支開三
儀				尔羊	因也。	日陽開三
	898	シヤウ	ヨル (縁る); チナム (因む)	先羊二切		心陽開三
	1085	シヤウ	ヨル (縁る); チナム (因む)			
弔	908	テウ		丁叫切	弔死。	端嘯開四
	1005	テウ				
	908		イタル (至); トブラウ (訪う)	又音的	至也。	端錫開四
	1005		トブラウ (訪う)			
倭	917		子ガウ (願う); ヘツラウ (諂う); ヲコツル (誘る); アマ子シ (遍); シタガウ (従う); イタム (悼); カ ケド	於爲切	順兒。	影支合三
	917	ワ		烏禾切	國名。	影戈合一
倮	960		エラブ (選ぶ); ヒロシ (博)	下板切	寬大。	匣潛開二
	960	ケン		又音簡		見産開二
倂			ツマビラカ (詳らか)	余章	詳也。	以陽開三
	965	シヤウ		似羊二切		邪陽開三
僂	930	ライ	モノウシ (物憂し); ツカル (疲る)	力罪切	垂兒。	來賄合一
				力追切	病也。	來脂合三
僂	952	リウ	ツミス (罪す)	力救	癡行兒。	來宥開三
				居幼二切		見幼開三
僂	958	トウ	コロブ (転ぶ); マロブ (転ぶ)	都鄧	倂僂, 不著事。	端嶝開一
				徒亘二切		定嶝開一
倂	979		ヨバイボシ (婚い星)	扶握切	《爾雅》曰: 奔星爲 倂約。即流星也。	奉覺開二
	979	テキ		亦音狄		定錫開四

僂				千刃切	至也。	清震開三
	996	シ	チカシ (親); ツツム (裹む); タテ マツル (奉る); ウチ (裡)	初吝切	裏也。或作親。	初震開三
僂			ヨワシ (弱し)。僂ト同	而鬱	弱也。	日彌合三
	999	ナン		乃亂二切		泥換合一

²⁰⁾ 此字《玉篇》释义作“同上”，未注音义。《玉篇》中此字上面的字为“僂”，“僂”的音义与此字同，因而这里使用了“僂”字的音义。

僕	1000	セン	エラブ（選ぶ）	士卷切	具也。	崇線合重	
	1081	セン	ソ子フ	又音遵			精諄合三
徑				牛耕	急也。	疑耕開二	
	1020	ケイ	タダチ（直路）；ナラシ（直し）	牛燕二切			疑先開四
佛			サトル（悟）；タスク（彌）；ヒトハテ（人果て）；ホトケ（仏）；モトル（惇る）；ニタル	孚勿切	仿佛。	敷物合三	
	1041	ブツ		又音勿			奉物合三
				音彌			並質開重三
儼	1054	ゼン	ツツシム（慎む）	式善	意急懼也。	書獮開三	
				如善二切			日獮開三
僂	1056	クワウ	ヲライナリ（大いなり）	公黃	大也。	見唐合一	
				公横二切			見庚合二
僂				與蜚切	《左傳》：再命而僂。	以鍾合三	
	1073	ヨウ	ヤスカラズ（安からず）	又音勇			不安也。
僂			ヲハリ（終わり）	子牢	終也。	精豪開一	
	1075	サウ		祀牢二切			邪豪開一
僂			タタル（崇る）；タギル（滾る）；カロシ（軽し）	扶形	輕也。	奉青開四	
	1088	ヘン		孚劔二切			敷梵開三

其中，“僂、假、僂、僂”4个字条中，《倭玉篇》的字音部分虽然只收录了《玉篇》的一个读音，但训释部分收录的义项涉及到了《玉篇》两个读音所对应的意义。

“僂、弔、倭、僂²¹⁾”等4个字条本身的音义对应可能有误，即《倭玉篇》中所注的读音对应《玉篇》多音字的A读音，训释却对应B读音的意义。例如，《玉篇》“弔，丁叫切，弔死。又音的，至也”，“弔”字在《倭玉篇》中出现了两次（序号908、1005），注音均为「テウ」，训释分别为「イタル（至）；ト

²¹⁾ “僂”字音义对应错误依据《广韵》判定。《玉篇》“僂，下板切，寬大。又音簡”，《广韵》“僂，武猛兒，一曰寬大。下板切。又音簡”，又“古限切，武猛兒”。其中，《玉篇》“下板切”对应《广韵》的“下板切”，两书释义相同；“又音簡”对应“古限切”，《玉篇》缺少释义。《倭玉篇》“僂”字右音「ケン」，左音「カン」，释义「エラブ（選ぶ）；ヒロシ（博）」。《倭玉篇》的读音皆与“又音簡”这一读音对应，而释义与“下板切”和“下板切”对应，发生了音义对应错误。

ブラウ (訪う)」、「トブラウ (訪う)」。很显然,《倭玉篇》中“弔”字的读音对应《玉篇》中的“丁叫切”,而意义却对应“至也”。或许在《倭玉篇》编纂的时代,“弔”字“又音的”这一读音已经消失了,编纂者按照当时的实际读音拟音「テウ」,“至也”这一义项可能当时仍在用,亦可能是编纂者抄自其他字书,造成音义对应错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佛”字。《玉篇》“佛,孚勿切。又音勿。音弼”,《倭玉篇》“佛”注音「ブツ」,释义「サトル (悟);タスク (弼);ヒトハテ (人果て);ホトケ (仏);モトル (悖る);ニタル」。可以看到,《倭玉篇》“佛”字的释义中既有“勿”的意义(「モトル (悖る)」),又有“弼”的意义(「タスク (弼)」),很明显是将《玉篇》中的两个又音当成释义了。

3.1.3 《倭玉篇》单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读音不能对应的情况

但,《元玉篇》作“七閻、祥閻”二切,皆为鱼韵遇摄;《倭玉篇》作クン。从现有材料来看,遇摄字在《倭玉篇》中一般对应う段和お段;而ん一般对应鼻音韵尾,如山摄、咸摄等。此处对应ん,恐是译音之误;抑或是う因发音部位靠后,受气流影响,与ん混淆所致。

侘,《元玉篇》作“都嫁、丑家”二切,皆为假摄;《倭玉篇》作タク。假摄字在《倭玉篇》中一般对应あ段。此处对应う段,可能是译音之误,也可能是受声符“宅”的影响,需要注意。

凉,《元玉篇》作“渠向、渠命”二切,皆在群母;《倭玉篇》作リヤウ。《倭玉篇》中,ら行字一般对应来母字,此处リ对应群母字,可能是复辅音[kl]分化造成的。在现代汉语中,从“京”得声的有两类,一类作[tc] (京、景等),一类作[l] (凉、諒、晾等)。《倭玉篇》误标成了[l]。

3.2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对应情况

3.2.1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倭玉篇》一个字条的左右音分别对应《玉篇》的两音的字例有三条。

佻,《玉篇》“丑利、夷在二切,癡兒”,《倭玉篇》“佻”字右音「チ」,左音「アイ」,其中右音「チ」与《玉篇》“丑利”切对应,左音「アイ」与“夷

在”切对应。

借，《玉篇》“子夜切，假也。又子亦切”，《倭玉篇》“借”字右音「シヤ」，左音「シヤク」，其中右音「シヤ」与《玉篇》“子夜切”对应，左音「シヤク」与“子亦切”对应。

物，《玉篇》“武粉、武弗二切。離也”，《倭玉篇》“物”字右音「ブン」，左音「ホツ；モツ」，其中右音「ブン」与《玉篇》“武粉”切对应，左音「ホツ；モツ」与“武弗”切对应。

《倭玉篇》重出字组所收的读音与《玉篇》多音字的读音相对应的字例有4条。

字头	倭玉篇				玉篇		
	编号	右音	左音	释语	反切	释义	音韵地位
伎	1059	シ		アタフ（与ふ）；クミス（与す）；トモニ（共に）	之鼓切 ²²⁾	與也。《詩》：鞠人伎忒。	章寘開三
	802	ギ		シワザ（仕業）；ヲドル（踊る）；ヤブル（破る）	又渠紀切 ²³⁾		群止開三
偈	1047	ケツ		トナフ	近列切	武兒。《詩》：伯兮偈兮。	群薛開三
	814	ゲ		イロメク（色めく）；ウルワシ（麗し）；トナウ；イコウ（憩う）	又其例切	偈，句。	群祭開三
倩	911	セン		ヤル（遣る）；ツラツラ（倩）；ヤトウ（雇う）；カル（借る）；ヲキノル（除る）	此見切	巧倩。	清霰開四
			サイ		七性切	假倩。	清勁開三
	1001	セン		ツラツラ（倩）；ヲキノル（除る）；ヤトウ（雇う）	（此見切）	（巧倩。）	（清霰開四）

其中“倩（1001）”，字音部分虽然只收录了《玉篇》多音字中的一个读音，但训释部分收录的义项包括了《玉篇》两个读音所对应的意义。

3.2.2 《倭玉篇》多音字与《玉篇》多音字的部分读音能够对应的情况

《倭玉篇》一个字条的左右两音中一个与《玉篇》一个读音相对应的字有两条。

²²⁾ 元本作“之鼓切”，“鼓”字误，依泽存堂本校。

²³⁾ 元本作“梁紀切”，“梁”字误，依泽存堂本校。

任，《玉篇》“耳斟切，《说文》：保也。《尔雅》：佞也。又汝鳩切，委任也”，《倭玉篇》“任”字右音「ジン」，左音「ニン」，其中左音「ニン」可与《玉篇》“汝鳩切”对应，右音与《玉篇》两音皆无法对应。

少，《玉篇》“弥小切，少，小兒。又初教切”，《倭玉篇》“少”字右音「メウ」，左音「ヘウ」，其中右音「メウ」可与《玉篇》“弥小切”对应，左音与《玉篇》两音皆无法对应。

《倭玉篇》重出字组所收的部分读音与《玉篇》多音字读音对应的字例有两条。

俑，第 655 条注音「ヨウ」，释义「ヒトガタ（人形）；イタム（悼）」第 1067 条右音「イウ」，左音「トウ」，释义「イタム（悼）；ヒトカタ（人形）」。《玉篇》“俑，于種切²⁴，偶人也。他紅切，痛也。”第 1067 条的「トウ」与《玉篇》的“他紅切”对应，第 655 条的「ヨウ」与“于種切”对应，第 1067 条的「イウ」比「ヨウ」少了主元音 [o]。第 655 条虽然只收了《玉篇》的一个读音，却兼收了两个读音的义项。

儻，第 904 条右音为「タウ」，左音为「シヤウ」，释义为「仔～。サテサテ（さてさて）；トドマル（止まる）」；第 910 条注音为「タウ」，释义为「ツ子ナラズ（常ならず）；ハグ（接ぐ）」。前者比后者多收录左音「シヤウ」，二者释义不同。《玉篇》“儻，丁盎切，弔儻。又丁堂切”，「シヤウ」与《玉篇》的两个反切均难以对应。

4. 小结

本文对《玉篇》和《倭玉篇》同收的 371 个（不包括重出字头）字头的字音进行了对比。从收字来看，《倭玉篇》收字与《玉篇》有较大的一致性；就注音来看，两书也保持了较大的一致性，字音能够对应的字头占有很大比重，可以看出《倭玉篇》对《玉篇》有较大的继承。从《倭玉篇》注音来看，可以看出其对清浊音的两可态度，以及《倭玉篇》在一字多音情况下，其首选还是

²⁴ 泽存堂本《玉篇》作“餘種切”，“餘”为以母字，元本“于”为云母字，为云、以混切现象。

较新的音。这一点与《倭玉篇》的编纂年代，以及其字书的性质有关。但也有少数字选择了较古的读音，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字书，如宋《玉篇》等书中，具体原因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在对比时我们发现，《倭玉篇》一些字条的释义与《玉篇》差别较大，推测是由于其收字来源多样造成的，其具体成书过程需要深入探究。

另外，关于《倭玉篇》左右音注的区分问题，李承英（2008）中指出主要是吴汉音的区别，右音多为汉音，左音多为吴音。而我们研究后发现，“俗、借、物”三个字条的左右两音会分别对应《玉篇》多音字中的一个读音，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

由于本文仅分析了“人部”收字，并未对全书作系统的研究分析，所得之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参考文献】

庆长十五年初刊本《倭玉篇》，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圆沙书院延祐本《大广益会玉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岡田希雄（1934），『慶長版倭玉篇版種攷』，『立命館文學』第1期

森岡健二（2004），『日本語と漢字』，明治書院

鈴木功真（2004），『倭玉篇の研究』，日本大学博士論文

（韩）李承英（2008），『倭玉篇の右音注と左音注について——聚分韻略の右音注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日本語文学』第35輯

（韩）李承英（2008），『倭玉篇における漢字音の系統——文明本節用集との比較』，『日語教育』第44輯